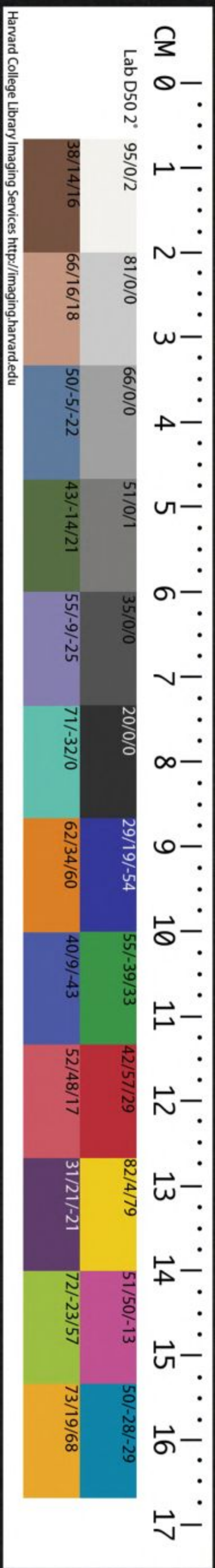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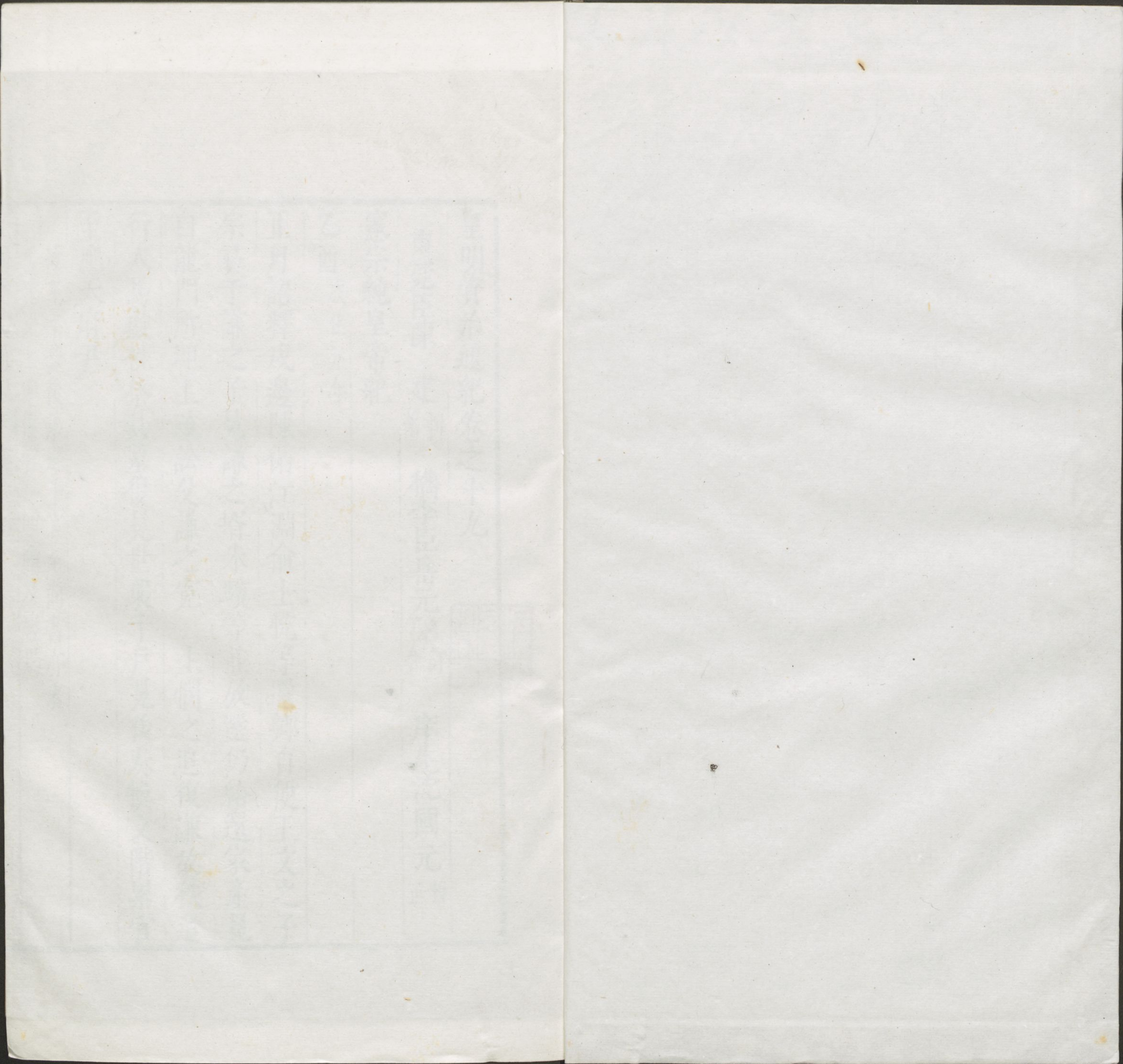


T2720/7914B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9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九



東莞臣陳建

輯著

樵李臣岳元聲

訂合

庠生沈國元

校正

憲宗純皇帝紀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自便王文之子宗彛于謙之子冕謙之壻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寃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按王宗彛後第進士官至尚書亦奏雪其父之寃復官賜贈及謚焉

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
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爲兵部竑掌都察院悉
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章
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某官於事體得
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 御批竑爲兵
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籍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祀
先農畢什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
民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彩旗夾
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秉耒三徃三返如儀旣

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
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山家典故觀畢賜宴
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歛會
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
敬德仰贊 聖孝以緩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
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按名臣錄張寧爲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
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
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申晚年欲大用之
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太監覃苞素重
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成勸寧
行卒不徃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

聖明通紀 卷十九
五百二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彗星見西
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擢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右
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

按恕陝西山原人知揚州有惠政辯疑獄歲饑發廩不
俟報楊民立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
南權
今職

按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起遷之成化初猶然是時
東莞縣令吳中亦以惠政徑陞惠州府知府如此仕者
烏得而不相師為良吏又
烏得而不蒙循良之澤耶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
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

按時兩廣蠻候大狗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
殘毀 上初即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

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為苟安長其
策驚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為今之
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
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材
畧可任乃擢雍為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為征夷將軍帥
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太監盧康陳宜為監軍戶
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
霖紀功闡外之事一以屬雍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令凡問囚一依大明
律科斷照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並宜革
去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
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
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因襲日久一旦有罪被降黜多勝
謫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

四月以都給事中張寧為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令六科申救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亦啣之會兵部請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荐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二人抵任不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襄陽流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慮其不早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贖其飢漸圖所以散遣之願

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外民交通不得食勢自不可久辭甚諄切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英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比於茂陵徐福云

五月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許之先是竑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

按竑河州人性剛毅少豪雋尚氣槩義所當為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為扼腕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之人豪哉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未方卒謚莊毅

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壽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虜戰敗引去○弗提衛都督

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于
畋獵有司即却之○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
畧七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
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
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徧西距諸營八
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
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
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
在腹裡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
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

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
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庶不使
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
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

官

按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
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諡以
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
以官銀千兩克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二矣
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婢爲喪具是夜
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
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命憲胡
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
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
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

清白者至死
不染尋哉

皇明通志卷之二十九
以還官毋汗我言畢
忽仆地少頃婦甦

○命撫治南陽荆襄右副都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糧稅○敕南北直隸浙江河南巡撫巡按官賑濟飢民○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十一月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通學行者一人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二員于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撥給燈油筆墨酒飯等項循故事耳內閣按月考

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雖設會簿多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不復以進修爲事至是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李賢謂曰若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旨各授職罷禮觀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

按詞林記謂宜依祖宗時故事入禁中侍燕閒承顧問
問上以儲材蓄德爲教則下必以誣養進修自勗不
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贊輔亦攸賴焉不然其流弊必
至如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

會澤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曰
日多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拗醫書鳴
呼天下事玩愒廢弛不
承權輿之弊豈獨此哉

丙戌 成化二年

春選陝西土兵時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官營堡兵
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為戰鬪
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勇各獲其家有不得驅使
者兵部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
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行伍號為土兵
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
子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

丁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
由始也

按盧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

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建曰國初縉雲胡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
軍族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徑
橫歛悉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石出一人為兵而
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千人軍
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
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按此即寓兵于農之
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出人其事鑿鑿可行愚于治安
要議有制兵之條有因屯田制邊縣之說亦同此意

二月遣行人祭故少保于謙○重修闕里孔廟成 上製

文紀之○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
許命太監林興護送賢還鄉視塋○會試天下舉人以太

皇明通志卷之九
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爲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

太監劉永成卒

按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爲伯彭時力諍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

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

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未陳宣遊擊將軍和勇帥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泉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聲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神速不尚巧遲又何疑于困乎
 于是摠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為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
 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
 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蓋
 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
 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
 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兩廣浸安雍等之力
 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跡令嚴肅故兵出有成
 功

按韓公雍征蠻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
 一員領之兩廣徕徃出入山林剽劫鏢鎗罪刃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
 給廩錄下程柴薪予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分撥兩
 廣省城及雷廉神霄各南安揮官營房作常田租昔狄
 青破儂智高于崑崙關亦以番落騎兵取勝韓襄毅即
 此意蓋亦用兵之策也至今其遺輒聚處切俗夷性猶
 存不無獷悍難馴之患亦在乎有司考善駕馭之而已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廢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其
 餘陞賞有差○置武靖州○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瑛奏
 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
 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
 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
 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

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
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鱸石
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
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
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
土平漫難據已之後摠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
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
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
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于偏頭關花馬池
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

憶楊琚之策山曰曾銑幾于復套其
計蓋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負
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監乃
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
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別為處置 上從禮
部議勿許○延安知府王鑑奏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
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
其邊塞士卒為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
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命撫按分巡等官時常
行邊禁革奸弊詔可

按王鑑斯言真恫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
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參謁撫按往返動一二
千里歲月幾何尚有口力及此哉今之當
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爲之所也

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
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復還哈
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四月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召大
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
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
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
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

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
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
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
患于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
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
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
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旣召還可以
修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御史楊琅奏
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
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九
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將諛佞成風聰明日墜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得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先是賢既抵家視葬襄事林興即促賢上道至京師入見辭不允○謫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

居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死朝廷吾不可棄雖貶出而士論益榮之

按昔人有言責人則明恕已則昏此古今天下通患也李南陽嘗謂楊文貞于本朝爲巨擘厠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后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潞公所行何相遠哉愚謂南陽之得君若行政三楊之後一人然晚年因譖言而憾岳季方憾葉文莊復憾張黃門與羅一峰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其所以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誦斯言也則公論奚進菽園雜記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天順中有給事中喬毅奏革後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雖間有奪情起復者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冰尚書白圭

勝則勝矣以風
曰不令起家非
間外之福也

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
等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爲
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
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
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
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岩險已而永痊領兵
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
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
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旣而諸將爭功忌張英僭于大
將謂英多獲賊賄捶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

伯加圭太子少保○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
信協謀征剿河套

七月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整飭邊備左都
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
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罽馬肥大者始
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于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
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
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
人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
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

皇明通志 卷十九
戒遼臣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嚴禦之虜引去

八月邢讓爲國子祭酒

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時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

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畊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趨今聲應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鵲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艸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

寧塞營晏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厓寺子
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
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
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
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
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墻
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
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
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

按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
平地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

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言之
督府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迺北瓦刺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
入貢

按舊例迺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
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朵顏三衛人從喜峰口
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迺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
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
事諭之始悟上書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遂勅其毋混
引他夷使毋過四十人必從大同入朝廷得以一意款
待焉世好
虜大懾服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按賢鄧州人宣德六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裕陵
初請減達官月俸新太學景泰中上正本十策議禦虜
長策上人君鑑古錄天順初請發內帑銀三十萬賑山
東饑民與寬郵江南北大水又所畫籌邊策薦用耿軒

年王李程姚崔白許頤馮諸大吏文武皆稱大人雖初遭曹氏之奸繼罹門達之讒然身未危而上亦旋悟之茂陵初位請出宮人簡近習及憂去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入事又言祖宗朝宮禁甚嚴內外密閉內帑克積不得妄費游有常所毋起離宮賜有常度毋啓侍途種種皆名言誠救時之賢相也但正寧微淵終身棄置而奪情起復遺憾羅倫則未免于相業未光云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諡恭敏

按莊心性坦直遇事敢為賑饑之使全陝攸治復儲一疏大節凜然或謂晚節稍弗逮則君子未盡信也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是年追封董

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上杭賊起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尋致仕

丁亥 成化三年

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鐫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永為

遵守從之○大學士彭時省親還京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

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

○召羅倫還復為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

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陞

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

漢兵討平之

按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州兵

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鷲池四川軍由
 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
 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
 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板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
 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踣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
 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禽二千餘賊
 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窳幽暗不可入空洞圍守月
 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剿又大捷請移
 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
 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寺卿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
 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勛勞于國出自特恩錄
 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
 一人以世其祿備載于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叙正
 一品子于正五品叙用從一品子于從五品叙用二品
 以下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

者乃得錄廕于是我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然國
 初必須試經書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
 回習學再試故恩溥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台
 崇或善鑽刺即得京朝美職雖卑白有所不論矣

世感之不可
 忘也

封 周太后弟周壽為慶雲伯周或為長寧伯並歲祿一
 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為侯壽子璋瑾瓚瑛或子瑋瑑皆
 受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
 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
 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庄田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
 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
 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

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愆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 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湯胤勣力戰歿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翱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按翱爲人端方嚴毅清白儉約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謁權勢囑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屢遭變故無他虞于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

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成○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九月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歿之徙縣于固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

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召李秉還進吏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

十一月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

討莊杲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爲大理寺評事

按杲爲行人司副先是有旨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燈火詩爲明年上元賞玩懋與仲昭杲同疏上言向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爲樂哉其虜毛里孩窺伺間隙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未易悉舉宜將烟火之事一

切停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者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于戈息災異消百姓安奉養兩宮其孝豈有大于此哉蓋懋筆也奏入忤旨廷杖之廷調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京翰林院修撰時稱翰林四諫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

按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明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抽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

歲振威勇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經營制度之大畧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或與真定武強縣

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韶往韶至田所

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

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急公上旱則資

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汙下安有空閒可以別

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

豈可以民田給貴威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錦衣衛獄科

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詔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

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詔福建蒲田人

按嘉靖初給事中夏原御史樊繼祖查勘莊田疏謂
太祖高皇帝立國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
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盡力耕墾永
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非直隸地方比照聖
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
起科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土地平夷廣衍中間大半
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
雨即成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
聖蓋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是以北方人
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
坐窮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昵之臣不知民間
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
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
繫奪為己有由是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
削至於本等徵糧養馬產鹽人站之地一例混奪權
勢橫行何所控訴田產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若於併
充糧草困于重出

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無所底定以致強梁
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歿于溝壑其為害有不可
勝言者王氏鑿曰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夫江南信
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瀟望皆不起科使勢
要得占為莊田於此畧倣井田之法為溝塍畝
倉公私有分旱潦有備不亦善乎

擢山東左布政使彭誼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

按誼廣東東莞人初任工部司務以薦擢監察御史景
泰中奉勅修理張秋決堤有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僉
都御史提督紫荆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遷紹興
府知府民告饑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
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
明年有狄民爭委輸不踰月而倉復盈先是群官田稅
重耕者多流移逋負誼請計畝起耗減重增輕民便之
又因服築白馬關鹵歷不入漑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
利九載滿擢山東布政使遂再轉副都巡撫

皇明通志 卷十九
按 祖宗朝官多久任雖在謫遷猶然道績成而超遷也使其無大故不輕徙況易如吾鄉先達彭公誼初謫守紹興者九年著利民之政繼擢鎮遠東者十二年垂安邊之績皆久任之效也近日則官遷如傳舍起自謫籍者尤速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陞未抵任即遷者有矣若此徒滋速化競進之圖何望庇民利國之益歐陽永叔詩云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誦斯言也古今同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

盆等物事覺伏誅○荆門州訓導高瑤請復景泰廟彌禮部等衙門會議云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

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具言景泰

一時君臣之失而責瑤之妄事遂寢
其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册立 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 陛下為皇太子

高瑤這件好事却被人懷了至于疏中指斥高瑤及位為群臣干進之弊可知公福以為然

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 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為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會未半月群臣又立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為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龍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哉 先帝明竝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祈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瑤此言誣 先帝於不明陷 陛下于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即位內承國于何君上稟命于何主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為漢某王 陛下昔為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 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

為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
為之也至于天順元年鄭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
帝復 却乃率領群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
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
志滿驕奢淫泆靡所不為是故高爵厚祿尊顯于元年
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
務之罪也 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膽及見
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為得計又皆希求
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瑄此舉非
欲尊禮廊王特為群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
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上誣 先帝之明使後
世視為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
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是年亂思蘭寇大同平胡將軍撫寧侯朱永率師禦却之

○林聰為右都御史○江西左布政使林鸚為刑部右侍

郎○御史陳選督學南畿

按選先巡按江西肅察貞度至是以身示範言稱古昔
動必禮則先頒冠婚喪祭若射儀于學宮令歲時肄習
訓生徒一主于窮行以變革浮習所巡行不居府管宿
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諦視周旋罄折絃管
俎豆洋洋翼翼也比夜入齋館燈燭如白晝伊吾之聲
錫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羣士爭奮前後三年章
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捷筆之威即輿皂不施也教
諸生一本于理學上風醇然時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
飾聞選至戒其下悉
屏儀衛其風節如此

戊子 成化四年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艸○改府

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部員外郎

按冕故兵部尚書謙之子以父功膺武職天順初謙
殺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 上從之

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

等處流民

四月大學士陳文卒贈少保謚莊靜禮部主事陸淵之御

史謝文祥交章請改陳文莊靖謚 上以陳文既有過失

當時如何不言而於沒後始言不允

按文天性鄙忌羅倫之謫文有力焉既卒士人有為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觀此文之為人可知矣

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朝廷

差官校逮繫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按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州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州孫蒲四與其黨李俊等有非從意乘時劫掠藏庫通逃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備

揮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蒲四遂糾眾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歿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 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琦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統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軍士勞困饑渴為賊所襲官軍遂敗歿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

傳旨命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

一定之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

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

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

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
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
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
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
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
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
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
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
母心亦豈得爲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

心爲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
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
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
即日晚時等具 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
婦之懿昭 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
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
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
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
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

日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有碍事有相妨未即兪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按此舉禮幾失而卒正固彭時等固爭之力而 憲皇曲全孝道之美亦不可誣也皆可為萬世法矣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使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内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况内臣給事内庭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為之處

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粮子粒○上遣太監鄭同翟安用封朝鮮世子李暎為王太監沈繪致故王祭既行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于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托殊輕中國之體禮部以聞旨謂英所言是今後賚賞遣内臣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為政務歸一今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鄙之

七月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
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復以
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雀
上優
詔答之

按先是英廟令宮人萬氏侍上于東宮司盥櫛講
智善媚及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
英掌其宮事文貴為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同
知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皆授官權寵震
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
附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無耻希進者
羣趨其門彭時因慧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
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猶為至急是女子年過四
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
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

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
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
異息矣又曰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上嘉納焉

刑部郎中彭韶陳弊政疏言未終者四事不報一曰正家
之法二曰馭宦之術三曰持儉之德四曰用人之道○給
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上納之

奏畧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慧星又見于東方光
拂台垣人心恟懼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
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
夔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
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
甚近祗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
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
又言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
撼乞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
僧徒過於信待而西番割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

賚隆厚山乘樓轎導用金吾乞悉行裁革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修齋又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填寫佛經或為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礦場採辦悉宜停止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陳破虜策沮于眾議

言曰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肅等處種類蕃衍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上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二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眾併吞諸群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急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

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為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為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為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飭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

薛應旂曰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竟不行後無復敢為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十月吏部九卿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表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為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惰既引咎宥之○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進商輅兵部尚

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譴謫誠輅奏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 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按商文毅此舉李文達視之有愧多矣

戶部尚書馬昂罷以星變言者交章劾之故也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時朝廷遣將出師賊聞懼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羗伯毛忠恃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歿我軍遠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狗眾乃稍定遠近聞

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非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葦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詳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 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行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為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勢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

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歿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延緩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畧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論偉之按項襄毅坐困叛達之績不下于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之王義明執亦不愧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達不殄而與虜連兵誠可憂懼京軍雖徃徒費餉給增煩擾動搖人心耳于事何益項彭二公之明識于是乎不可及矣

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負例

雙槐歲抄曰我朝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珣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義也宣德正統間二楊用事勅方面有缺有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正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關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官意也于是吏科給事中沈璠等各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至是吏部覆題以聞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中間顯有情弊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既數月薦擢者頗愜輿論乃知保舉良法而楊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內閣吏部薦舉惟據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爲耻然則用人出于至公其必上下而成泰乎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寬修復運河壩閘

按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說為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頹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且難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九閘至是寬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誅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 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纓妻黃氏貞節

按巡按福建御史徐斐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給曰幸存殘喘過河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谿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二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奏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

按我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寫誥勅在 朝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後來有由勲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而名器幾濫矣至是黃昭以為言 上命吏部謹承樂宣德例定陞進之格科甲出身者陞員外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為令

己丑 成化五年

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十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

按秉素剛介不阿人意朝士嗜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魏言書判四事律之四有三焉者為上四有二焉者為中四有一焉者宥帶回家人益怨焉大臣有忌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為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

擢吏部左侍郎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旻轉左侍郎調禮部右侍郎葉盛為吏部右侍郎

二月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干

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會試天下舉人命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玠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閭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按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歿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託貪賄為事認萬貴妃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援

朝士無問賢不肖惟在
內援者則揚之用之

鹽賊錢厚糾眾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
董寬討禽之

四月止一真人張元吉有罪擬斬候決○御用監左監丞
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為妻事覺 上曰在昔帝王
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覬也今閏在外娶妻
何異常人其即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為
吏部尚書○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鑿為刑部左侍
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鑿至始甃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

太監娶妻
未聞不可誅之
而猶付之司禮監
何耶

千頃寧夏地方多永樂所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
為變鑿受密勅撫安之得無事鑿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

尚書

建曰愚嘗因張巡撫導河溉田之事考古驗今而自慨
焉霍公韜奏議謂自陝西築為邊牆窪為溝渠尋秦漢
故迹修復焉邊牆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漑外禦夷虜
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
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餽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國者
何不按其迹行之而徒令邊上終歲脫巾枵腹致嘆于
米珠草桂也又按九邊圖論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
德近境春初秋水皆可行舟若沿河州縣改徵本色水
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又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
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
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
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
船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方之有
大江所謂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者閱古今許謨遺跡則

黃河不惟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振虜方冊照
然奈何徒能行於昔而不能行於今徒付之話言而不
能見諸行事令志士徒
抱歎于千載之下乎

八月廣西道御史李瑤言事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
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
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
多者許州縣逕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瑤又言臣觀
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領
榦蛀蝨者旣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
以致吏民並緣爲奸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
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

一二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廢上
下財用不乏而內外之奸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
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薛應旂曰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
官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
實多安得如李瑤者一一言
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給事中李森等言管奉 英宗勅

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
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
地荷蒙 聖諭兪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
周彧翊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彧又求武強武邑

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
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
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伏
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 上以所言良
是待勘報區處○侍講兼學士劉定之卒

按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文字迥邁對客揮毫運
思稿不易幅成化初入秘閣析疑議稽古訓或日咏百
詩一揮九劄停注演迤頓挫奔放變化不窮正景間上
時政十事敵愾十事又請遣使迎駕溜溜法語耿耿節
義不獨長于文已
也卒年六十一

九月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
周或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閒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

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
皆沒入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上改
命韶暨琮覆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
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詔
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
之

冤式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
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寇
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
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

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
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
今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
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
女直來朝日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
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
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
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是年興化
知府岳正南京翰林修撰羅倫並致任○丘濬爲翰林學

王恕爲南京刑部侍郎○徵士吳與弼卒○贈故國子祭
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庚寅

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挂征蠻將軍印鎮守兩
廣開督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二月禁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家毋得隱淨身人

三月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颺沙黃霧四塞○癸
未昏刻月犯金星○免直隸蘇松常鎮池寧去年秋糧○

編修陳音奏言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乞降佛
子法王真人位號併請建寺觀者悉置于法不從

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以水災免直隸溧
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糧稅

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
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
板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
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
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
該部每歲秋初遣王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

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
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二百十
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
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
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
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牛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
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
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
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它省別用措
置從之○罷會官保舉○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

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十
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按京畿之地西北多高山大川東瀕海沮洳之塲也每歲霖雨輒泛溢為害徵今往古有轉移之策焉畧具于後嘉靖給事中秦釐言畿輔之地南抵樂州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土厚地方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為之長吏使之傲募江南作田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源以蓄水或築圩以環田仍乞傲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眾墾田萬畝者授某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吝起遷如此則三四年後必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則天下無不足之憂而歲漕之數可省矣富國之道莫先于此磨事霍韜亦言臣嘗詢訪邊關地利自真定至永平深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非人不知水利反以為害若能慎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洫旱以灌溉潦以洩淫沿溝之堤遍植果木可以資用戎馬遇之可以限隔不致長驅此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愚按二公非徒言而無徵一本前代已試之成效觀太學衍義補所載宋

陳恕何承距營田河北之事及元脫脫議立分司農司召募江南人耕種京畿邊刺地不煩海運京師足食之事可知矣今誠能因二公之言推而行之實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左右斯民參贊化育之第一義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建佛閣於西山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餉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 上命亟已之

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妃紀氏出先是巳丑九月 上幸昭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至是 聖
嗣誕焉 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
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以右副都御
史王越總制延綬等三邊軍務尋進右都御史時越帥師
巡邊平崖窯州擒達四千餘人斬首百餘級進左副都御
史又于黃草梁擒賊五人斬首百二十級遂進右都御史
九月舉被黜堪用官負○巡撫漕運都御史陳濂等言蘇
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運粳米
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磚廠鈔關必欲如

民船帶磚納鈔兼遇水涸守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楊村
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于負貸請
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
船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
其脚價以補其數議上 詔可

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
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爲意倉無再歲之支
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謀者訊之盛稱林翳崎阻糧少
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哀求乃免于是反謀語之曰汝
虜恃林翳汝不見中國匠劊木器乎遣萬卒持器使入劊

之林不終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
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謀報虜未以為然秋發餉實鉄嶺三
萬諸衛相繼于道誼乃大悅選將調兵建大將旗鼓出遼
陽塞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
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兵部奏
准武職絕嗣許從軍立功一祖子孫承繼其原籍疏族不
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止許子與孫承襲尋復令納粟
招軍陞職者俱承襲三輩革

按鬻爵賣官已非美政復許子孫承襲此尤前代所無
國家武職已失則冗濫又復行此不可為後世法矣近
嘉靖中亦有納錦衣衛襲一輩
之令其亦五十步百步之聞與

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
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勅
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為減省以節民力從
之○毛里孩七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是年浙
江布政使張清罷○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按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
政清奉職廉謹非容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菜張執法
太嚴人又謂之板張浙俗奢靡請一敲之以節儉同僚
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瑄鳳翔人由鄉貢
歷宦大同知府正統己巳英廟北狩駕至城下守者
戒嚴不敢啓瑄由水竇下匍匐出滿叩馬鳴咽進膳羞
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幣犒虜尋遷山西參政仍掌府事
英廟復辟徵拜今職賜二品服成化初因言其屬何經
經許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乃乞休至是卒瑄貧朴少
文勤于幹理在大同最久熟于邊務惜不能究其用云

辛卯 成化七年

正月京畿饑勅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
權貴有乘時射利者戶部侍郎陳俊請于上凡糶惟以升
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飢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
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
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
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
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至是右
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逕赴江南州縣水次
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

矣至今為定制

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
漕運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軍然與其勞民而致失
農月不若勞軍之為愈也蓋腹裏官軍承平驕惰無所
事事不以運糧一毫無所用之滕自明之定長運誠一
代良法不可復易矣

命彰武伯楊信率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
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楊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
尚書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
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
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 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
邊而罷搜套之議○令刑部侍郎曾翬都御史滕昭巡視

浙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飢命大臣分道巡視民瘼
發廩勸分興革利害罷黜貪酷不職有司○襄陽賊李胡
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進忠左都御
史

按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忠遣人持榜入
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還鄉者百四十
萬編者萬餘
斬首四千餘

設金華府湯溪縣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

三月有星孛于天田○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鎰司業張
業並除名以度費不謹遂坐侵匿之罪時人冤之○設江

州歸化縣○增置工部官屬於直隸太平荊州沙市浙江
杭州城南三處抽分

五月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邊
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官
領送湖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
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
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
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詔京城外置漏
澤園○命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

六月改兵部尚書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以

圭爲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

按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書從之賜謚文靖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

十月立 皇子祐極爲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

疹薨謚曰悼恭太子○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

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

通行踏勘明白來聞于是鼎毅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

去處及宛平大典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跡逐一踏勘及據

元史并各闡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
度行之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

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

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

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

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

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

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

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 上曰卿等傳

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上
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
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
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言戒約至見後喜無言反
見譏誚為所誑侮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
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洶洶致
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批出如舊不
減人情始大安

逮曰按此條出尹閣老直所記尹又云予在內閣時嘗
欲請見萬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合
即扣頭呼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
轉聞無不允從勝于面對是亦有理建謂上下交而德

業成此正理也忠臣所深願也不得面議而每事托中
官轉聞則人臣之不得已也乃以為勝于面對此豈中
正有識之言而尹蹇齋乃以為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
呼萬歲寔先為之以阿諛宦者而彭商輩不得已隨之豈
其本心萬歲閣老之譏萬實致之再不召見萬寔與中
官相表裏為之而彭商坐為所困矣馴至王直川事彭
殂商去而萬安龍愈固據內閣垂二十年則以能阿
順宦者而為之表裏之效也成化之治所以不純大率
為萬安匪
人所累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為
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
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回
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
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

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士兵以助守不
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

建曰秦蒙恬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王恢策言
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南立朔方郡因河為固後赫連勃
士李繼遷皆據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帝據
河南之州尤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
麥菽園稼記謂近時關中大飢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
衆踰年纔復業九邊圖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
耕救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
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收耕種未之
究矣况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
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及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守反
在其外焉不亦憤乎嗚呼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
于河北以絕虜南寇路而我朝乃不能因河為固以
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為巢穴以為關隘無窮之害我
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

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
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
見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 上嘉納之○諭德謝

一變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日正宮闈以

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

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身之

○是年懷寧侯孫鐘卒贈涑國公謚武敏子嗣侯

按鐘康勝州人永樂中嗣父職累有戰功
後以奪門封伯復以滅曹進加侯至是卒

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樊瑩為監察御史○殺江西
吉府知府許聰

按聰以凶暴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而乘夜行刑則中于仇讐人不能無議云

壬辰 成化八年

正月星變免慶成宴

二月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請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

計議以聞○王越覆奏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宜罷遣休息 上乃召越與盛俱還京○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為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奏築邊墻設衛學墾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人

按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木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初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凡內邊曠地皆墾

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其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額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焉請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墩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削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爲一墩臺砦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敵月狀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凡兩月而功畢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塹山溪谷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旣據內地遂安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

薛應旂曰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泥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惟剗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竝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四月京畿自二月至于是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講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

爲父不爲所生母終喪士論醜之○兵科給事中梁璟等

言頃者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

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

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

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
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
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聽

五月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上
曰縉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
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

六月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

按瑜浙江鄞縣人久居法曹爲刑部屬十餘年有聲由
郎中超陞山東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以李賢薦復超陞
爲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于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屢辯
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

謀反事下達鞫訊達鍛鍊以爲反形已具洎會審瑜獨
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
敢在人以滅族之罪耶達潛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
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
瑜曰達違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
順則有間矣達卒不得死瑜平恕寬厚類此至是以疾
謝事歸

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
擒其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
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
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爲
得勝坡勒石紀功○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思院
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

連寺之學
或此兩遊
夫皆時也

多集... 徐國用不足

乃黃... 財送無費之

寺且... 不止... 乃孝之之德

也

請追寢前命以慎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理國事

九月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

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

禾多致漂溺况前歲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

尤甚加之胡虜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走民困於供億

萬一奸人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

弭患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

日又宜勅守備參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鳳陽

接境淮安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撫其地三

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海兵民多以魚

鹽為生如肩挑馱負買食者戒所司勿禁災甚之地今年

糧芻鹽課顏料艸束懼令勿徵邊官士卒率為主將私役

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行

癸巳 成化九年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

按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資化山立議論河
懸維才偉度遇事立斷獎誘後進振拔淹留意所交識
不避親故立朝多名奏至于 睿皇后崩九主合葬
祔廟之議率百官哭諫意得從請尤為生平偉節云

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左都御

史王越太子少保仍增從一品祿以越累率兵塞下斬獲

達賊數多故也○以彭華爲翰林學士

按華江西安福人大學士彭時之從弟也其同年友福建按察副使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之用人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趨擢自守者徃徃淪弃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旣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振名教于風頽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讐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君子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然哉

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亟圖之耶

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會劾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于內頗涉兩宮事 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

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乃釋之○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

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

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答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珠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樞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

不能推之于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四月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從之○司禮太監沈繪下獄

按繪恃寵稔惡後見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軍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繪祥斬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

按新會縣民劉銘梁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
祁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于銘家祁遠
出僮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
與金童捕魚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
安聞金童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
數日金童尸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尸哭視之
斫痕宛然得銘謀狀願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于
水即自投水隨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
隣李逢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尸弃之大海吳祁自
外歸得第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啓李蕃及關道
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十人叩哭詞章上之銘狗吐伏
刑部員外馮俊特為具奏 上令有司即誅銘狗梟首
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
誠為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司即其處窆之立石大書
其夫婦姓名以誌庶
可垂于永久詔可

五月進商輅萬安戶禮部尚書○南京吏部侍郎范理卒

○起復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晉
事

六月延綏徙鎮榆林

七月南京參贊機務尚書程信致仕○勅遣都督同知李

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

時哈密既為土魯番速掃阿力與併累戈救援兵部言
哈密入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弃而不救竊恐赤力蒙
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為土魯番所脇則
我邊之藩籬盡徹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
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
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
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檄阿力今亦遣使
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
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
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皇明通志 卷十九
九月以永平知府王璽奏重建伯夷叔齊廟賜額曰清節
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十月 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
發連中 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
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勅翰林儒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
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
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
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兩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
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宜其難稱名
事久而玩則又未免于官多民擾之弊
勅邊軍如遇賊率眾對敵及眾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
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乃坐失機

按我朝懲賊所以敢深入縱橫肆然無忌者正以損
軍罪重而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罰輕耳 先朝此令
雖矣然玩愒成習雖有此令後竟不行以故至今
邊患有加無已思于治安要議備邊條尤詳之

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十二月暫停徵馬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處水旱故
也○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西并邊事宜

疏畧曰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
宜以備采擇其一曰陝西入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
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為可否有警不
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

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為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固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為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于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為將者每以供餽勞人于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旋築旋傾虜竟入套

甲午 成化十年

春召總制陝西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都察院事○罷支運為改先時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先與軍船名為改先

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按盛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謹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其大用未究云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為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兵科給事中郭鏗等奏總兵劉聚都御史王鉞馬文升余子

後等怠于敵愾急于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
郎中張謹劾奏于前給事中韞文覈實於後乞重加黜罰
以為邊臣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
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以水災免直隸壽
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鳳陽留守左等七
衛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衡州常
德靖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
四月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為國子監生詔許之後
不為例都給事中霍貴等劾誠狎恩蠹政誥實緣求進俱

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
丞苗傾敏家資進奉托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
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
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乃與南京通政使益
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間秩耳

秋刑部尚書王槩卒

按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敏達有才智暢習吏
事為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
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為上白其冤還任尋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陝西救荒全活甚眾後遷大理卿出入十年
凡兩法司畿藩獻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例諸律比
者類多深刻為名槩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
文切理倫要簡暢轉
相傳錄類成卷籍

勅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
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九月癸丑朔日食免朝○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
縣并蘇州衛子粒

十一月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復郟王帝號

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遣

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吾

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羣臣曰曩者

朕叔郟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

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 帝號 先帝

憲廟一王
此章為第

如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
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郟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謚云

按景泰廢易儲宮 憲廟不以爲憾而追成
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謚真有堯舜之德也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
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威震百蠻百司悚懼于是
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 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
乞致仕歸

十二月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
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

皇明資治通紀 卷十九
五十五
二十九
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二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可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九 終

